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三十四回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為

話說王慕善這日正在局裡請客吃酒，忽然走進來兩個堂子裡的娘姨、大姐，笑嘻嘻的朝著他說：「我們先生就來。」王慕善一看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相好西蓄芳花媛媛的一個大姐，名叫阿金，一個娘姨，名喚阿巧的。便是前個月裡過節，王慕善短欠這花媛媛十二台酒錢，九十六個局錢，節邊正因轉運不靈，沒有送去。花媛媛的母親平時因見這位王大少來往的很有幾個大人老爺，諒非安心漂帳的人，一時掉頭不轉也是有的，因此並未叫娘姨、大姐上門來討，以為過節之後，只要王大少仍舊前來照應，這錢終究要還的。誰料自從節前頂到如今，王大少一趨未曾光降。到局裡問問，總說在家裡，到公館裡問問，又說在局裡，打定主意，總不叫你見面。後來又聽他同走的朋友講起，說王某人節後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寶寶，兩人十分要好，不到一月，已經吃過三個雙台，碰過八場和。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極了，幾次三番的要去候他，總被他預先得信，不是從後門逃走便是賴在周寶寶房間進住不出來。因此，花媛媛的娘一連候了幾日未曾候到，只得天天仍舊到書局裡來跑。後來碰到過一次，花媛媛的娘本來要同他拚命的，禁不起他花言巧語，下氣柔聲，一味的軟纏，央告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姆媽不要動氣，實因前帳未付，沒臉登門，並非不放在心上。」又道：「姆媽，我的事情你是曉得的。目下我這書局，新馬路宋子仁宋大人，鐵馬路做善舉的申義甫申大人，都肯幫我銀子，把局面著實還要撐大。目下他們幾位都已答應，但是銀子還未到手，等到他們把錢一送來，頭一注就先拿來還你。非但酒錢、菜錢兩三百塊算不得什麼，並且我從前許過媛媛送他一副金釧臂如今也要了此心願。請你今天先回去，我少則十天，多則半月，一定不會誤你事的。」

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大少，人心是肉做的！你春天來做我們媛媛的時候，還是個小先生；如今……」王慕善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我有什麼不曉得的。將來銀子下來的多，我還要討媛媛做姨太太哩。你就是我的丈母娘。我討了媛媛，接你丈母娘一塊同住。」花媛媛的娘道：「大少，你只要把局錢、菜錢算還給我我就夠了！別的好處我亦不敢想了！」王慕善道：「事情將來定規要如此辦，你放心罷了。」花媛媛的娘只得權時隱忍而去，連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。

誰知過了半個多月，仍無消息。花媛媛的娘一連又叫人來過兩三趟，無奈總不見面。他這書局乃開在靶子路北面，來一趟非輕容易。花媛媛的娘急了，乃買通王慕善的車夫。車夫便告訴他：「幾時幾日開局，我們東家一定在這裡的，你們盡管來就是了。」花媛媛的娘記在肚裡。誰知到了開局的那一天，王慕善早已防備，預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營裡借了四名親兵，穿著號褂子站在局門口，彈壓閑人；又請巡捕房派了兩個華捕，幫同禁阻，一切閑雜人等毋許擅入。

卻說花媛媛的娘，這日有事在心，一早便喚女兒起身。收拾停當，已有十一點半鐘，及至走到，不差亦有半點鐘了。只見人來客往，馬車包車，著實不少。花媛媛母女兩個曉得此時不便，又在外茶館裡等了點半鐘，看看來的人已去大半，方同了阿金、阿巧至門前。親兵、巡捕攔阻不准進去。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還嫩，禁不起呼喝，便退了出來。畢竟阿巧心機靈巧，便道：「既到此間，那有不見之理！」便讓媛媛母女仍到茶館裡去坐，他就拉了阿金硬闖進去。巡捕喝問何人，阿巧便說是王老爺自己公館的人。巡捕不便阻攔，任其揚長進去。王慕善一見，果然大吃一驚。台面上正是一班貴客，倘若鬧穿，諸多不便。急能生巧，便道：「你們來得極好。我家大老爺本來有封信在這裡，我因為有事，所以還沒送來。如此，就托你二人帶了去，省得我走一趟。」說罷，趁著到房取信為由，把阿金、阿巧一直領到帳房，先埋怨他不該當著大眾坍我的台，又說：「上下不過幾天，怎的就急到這步田地？」阿巧道：「事情並不與我相干。他娘兒兩個一定要來，同在茶館裡；大少，你自己同他去說罷。」

王慕善繃繃眉頭，道：「我正在這裡有事，他們偏偏要來同我胡纏！」阿巧道：「這是你自己不好，說話不當話，也怪不得別人。洋錢一時來不及，多少給他們幾個，陸陸續續的開銷點，他們也不來找你了。」王慕善曉得今天的事非錢不能了結，硬硬頭皮，從帳房櫃子裡取出昨兒新借來的一封洋錢，數了數，除用之外，只剩下六十多塊了。於是把零頭留下，先拿五十塊錢給媛媛。又拿十塊給阿金、阿巧平分，求他二人快快勸他母女回去，有話過天再說。阿巧、阿金見錢眼開，樂得做好人，拿著洋錢，倒反千恩萬謝而去。

王慕善見他二人走出大門，方把一塊石頭放下，重新趕到客堂入席，連說：「對不住！……」又道：「剛才來的兩個人，說也好笑，他先生就是普慶裡的洪如意。還是家兄去年路過上海的時候照應過他幾十個局，碰過幾場和，吃過兩台酒。等到家兄進京之後，他倆常常通信，還帶過東西，都是小侄替他們傳遞。」宋子仁道：「令兄大人真要算個風流才子了！洪如意是由蘇州來的，一切氣派到底兩樣。」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，絲毫未曾揭穿。

王慕善於是把心放下，舉箸讓菜，忽然才覺得不見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，忙問眾人：「申老伯那裡去了？」宋子仁對他說：「申義翁聽說為著莊上存的一筆款子，也不曉得怎樣，管家來送了個信給他，他就急急忙忙的去。不及關照你，托我們關照你。一打岔就忘記了。」王慕善聽了，甚為氣悶。只因蔡智庵有勸他代借五千銀子的一句話，雖未答應，在王慕善卻不能不痴心妄想。當下席散，眾人告辭。

次日，朱禮齋果然送到五百銀子。王慕善千恩萬謝，自不必說。但是上節過節拖欠太多，五百銀子換了六百幾十塊錢，還還局帳，還還店帳。大老官有了錢，腰把子就硬起來了，不免又要多擺幾個雙台以及吃大菜，又麻雀，坐馬車，看戲，制行頭，都是跟著來的。不到十天，五百雪花銀早花得乾乾淨淨。等到錢化完了，又想到：「宋子仁還答應過我一萬銀子，不免向他來應用。」偏偏碰著這位老先生極其羅蘇，又是極其小心，見面之後，問長問短；問：「局裡一個月有多少開銷？現在已刻了多少書？每年可趁幾個錢？」王慕善於是隨嘴亂編，只求搪塞過去，好拿他的銀子。後來宋子仁又說了許多勉勵他的話，然後拿出來一張月底的期票。王慕善錢既到手，如獲至寶，便也不肯久坐，隨意敷衍了幾句，一溜煙辭了出來。回到局裡，一看是張期票遠水救不得近火，於歡喜之中不免稍為失望。躊躇了半天，只得托本局帳房朋友，化了幾塊洋錢，到小錢莊上去貼現，貼了回來，又被帳房扣下五十多塊，說是工匠薪工，廚房伙食，再不付，人家都要散工了。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來塊錢，急的朝著帳房跺腳，心上雖不願意，而又奈何他不得。八十來塊錢禁不得大用，不到三天又完了。

沒得錢用，只得雖覓別法，又想：「錢少了，實在不夠揮霍。現在不去找蔡智庵，前天承他美意，肯替我向申義甫設法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去找蔡智庵。蔡智庵聽出前天申義甫的口氣，曉得他一定不肯挪借，恐怕自己去說不成功，要坍台的，便道：「這話須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，我們旁邊人只能敲敲邊鼓。他同老哥交情厚，自然會替老哥想法子的。」王慕善不知他用意，便道：「卑職遵大人的示，且等卑職去過之後，看是如何說法，再來稟復大人，求大人替卑職想個法兒。」蔡智庵道：「就是如此。」王慕善從蔡智庵那裡出來，果然去找申大善士。進門之後，托門上人通報。門上人說：「我們大人正接著山西電報，聽說山西今年鬧荒年，撫台有電報來托這裡匯銀子去，正請了閻二老爺來，在廳上商量呢。你老還是此刻見，還是停刻見？」王慕善一想：「我這越來的真不湊巧！偏偏來找他，偏偏碰著他有事。但既來到此間，斷無不見佛面之理。」便道：「不管是誰，你替我回就是了。」

門上人遞上名片。申義甫一見是他，肚皮裡就有點不願意，心上想道：「那天蔡某人一開口就勸我借給他五千銀子，好容易被我借端逃走。他今日又纏上門來，真正討厭！」欲待不見，不料王慕善已到廊檐底下等請了。申大善士無法，只得叫「請」。見面之後，寒暄過去，申義甫不等他說話，先問他道：「你曉得了沒有？」王慕善回稱不知；又問：「老伯有什麼事情？」申義甫道：「山西荒年，草根樹皮沒得吃了，現在吃人肉。撫台有電報來托我替他捐一百萬銀子的款，立等散放。老兄，你是曉得我的光景的，不要說是一百、八十萬，就是十萬、八萬、三千、五千，我也得一個個的在人頭上捐下來，那裡有這筆閑款來墊哩。」王慕善道：「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』。老伯做的是好事，如果有錢墊，自然早解去一天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。」申義甫道：「呀呀

乎！兄弟若不是辦的頂真，都像這樣東挪西借起來，那裡還能撐得起這個局面。」閻二先生也幫著申義甫，說申大先生如何勤懇，如何為難，「現在賑捐已成強弩之末，那裡能像從前來的容易」。滔滔汨汨，說個不了。

王慕善到此，方請教他姓字。申義甫道：「你連閻二先生閻大善人還不認得？也難為你這個老上海了！他姓閻，他的號叫閻佐之，新近由知州保舉了直隸州。已經三次奉旨嘉獎，有兩回上諭高頭，兄弟名字底下一個總是他。」閻二先生聽了，滿面孔義形於色，便亦請教王慕善的名號，王慕善說了。申義甫道：「這位王大哥，就是我同你說過開辦善書局的那一位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我們中國人認得字的有限，要做善事，靠著善書教化人終究事倍功半。倘若拿善書送給人家，人家不看，這書豈不白丟？依兄弟愚見：總不如實事求是，做些眼前功德，到底實在些。申大先生以為何如？」申義甫未及開口，王慕善道：「兄弟力量不足，所以只好刻刻書，勸化勸化人。如果本錢大，力量足，像申老伯做的這些事我都要做的。」

閻二先生冷笑道：「做善事要本錢，任憑你一輩子都做不成！兄弟資格淺，說不著。即以我們這申大先生而論，當初他家太太老伯手裡，何嘗有錢。他家太太老伯起初處個小館，一年不過十來吊錢。後來本鄉裡因他年高望重，就推他做了一位鄉董。他老人家從此到處募捐，廣行善事。俗語說：『和尚吃八方。』他家太太老伯連著師姑庵裡的錢都會募了來做好事，也總算神通廣大了。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時候，已經積聚下幾百吊錢。到他太老伯，以至他老伯手裡，齊巧那兩年山東、河南接連決口，京、津一帶，赤地千里。地方上曉得他家肯做善事，就把他推戴起來，凡有賑捐，一概由他家經手。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，莊上的銀子已經存了好幾十萬了。申老伯去世的前頭幾年，記得那時候我只有十三歲。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請安，申老伯攔著我的手，說道：『你們小孩子家，第一總要做好人；做了好人，終究有返本的。你想，我公手裡是什麼光景？連頓粗茶淡飯也吃不飽。自從做了善事，到我手裡，如今房子也有了，田地也有了，官也有了，家裡老婆孩子也有了，伺候的人也有了，那一樁不是做善事來的？『皇天不負苦心人』，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。』後來申老伯去世，就傳到我們這位申大先生手裡。申大先生更與眾不同，非但場面比前頭來的大，如今他老人家的頂子已經亮藍，指日就要紅了。你不聽見說他們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？真正是鳳毛濟美，可欽，可敬！」

王慕善聽了，不勝艷羨，隨向閻二先生說道：「你佐翁先生雖然不及申老伯，照此下去，發財亦是意中之事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我那裡比得上他！《大學》上說的『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』。我現在正在這裡求著哩。」申義甫道：「不用你求，山西這一趟，你亦跑不掉。現在算來算去與其我們捐了銀子匯上去叫他們去做現成好人，何如我們自己去，也樂得叫他們地方上供應供應。我們吃辛吃苦，賣了許多面子，捐了許多銀子，還不應該好好的巴結巴結我們嗎。而且還可以多帶幾個人去，將來義賑出力，保案當中也樂得多提拔幾個人。」閻二先生一迭連聲的答應「是」，又問：「大約幾時可以動身？」申義甫道：「至少亦得十來天。現在頂要緊的是刻捐冊，刻好了，好托報館替我們一家家去分送。稿子我這裡已經擬好了一張，你看看，還有要改的地方沒有？」閻二先生大約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是還少了八個字。」申義甫忙問：「那八個字？」閻二先生道：「『經手私肥，雷殛火焚』這八個字好少的嗎？你若是不把這八個字刻上去，人家一定不相信。」申義甫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這是我一時忘記，這八個字本來是不能少的。」

其時王慕善亦站起來幫著看了捐冊底稿一遍，愣在旁邊，一聲不敢言語。後來聽了他二人攀談，方曉得其中還有這許多講究。隨後申、閻二人又議論到名字。申義甫道：「兄弟是勸捐世家，居中頭一個，兄弟也不消客氣的人。其餘的你斟酌去罷。」王慕善至此忽然動了附驥的念頭，便朝著申義甫說道：「申老伯，小侄雖是材力淺薄，這勸捐的事，自分還辦得來。可否這捐冊後頭附上小侄一個名字？一來等小侄附驥，叫人家瞧著小侄得與諸大善士在一塊兒辦事，也是莫大的榮幸。再則小侄也可以借此歷練歷練。小侄情願報效，捐來的錢，涓滴歸公，一個薪水也不敢領。」

（附驥：即附驥尾，比喻依附他人而成名。）

申義甫聽了他話，同閻二先生兩個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歇了半天，申義甫未及開言，閻二先生先發話道：「備個名字在裡頭，這樣事倒不容易。你不要以為安個名字上去是小事，一個名字雖然只有三個字，一個要有幾百萬銀子的沉重。你自問你有這個肩膀擔得起這個沉重不能？」王慕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做個保人，可好不好？」申義甫一想：「他這來是為借錢來的，現在借錢的話說不出口，倒想幫著勸捐，只求附個名字，我不好不答應他。而且他所來往的都是幾個觀察，看上去場面還不錯，樂得送個人情答應了他。」便道：「並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，一定要吾兄找保人，實因事情關係者大，並不是兄弟一人之事，兄弟也作不得主。有個保人，人家就不會批評到兄弟了。」王慕善道：「這個小侄都知道。」申義甫又道：「吾兄現在做了我們自己一家人了，但願吾兄從此一帆風順，升官發財，各式事情都在此中生發，真正是名利雙收，再好沒有。從前人說：『為善最樂』，兄弟是過來人，難道還騙你嗎？」王慕善聽了，自然高興。

閻二先生道：「現在捐冊還沒有刻，再一筆筆的捐起來，至快也要二十天才得動身。今年十月裡乃是家慈的七十晉九的生日。上次廣西賑捐請獎案內已經替他老人家請了二品封典。前月家表兄進京，順便把誥命軸子領到。兄弟打算看個日子，借張園替他老人家熱鬧一天。十月裡兄弟要出去放賑，不能在家裡，也就借此預祝，以盡人子之心。大先生以為何如？」申義甫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顯親揚名，本該如此。佐兄不是這兩年辦賑，那裡能夠有此一番作為。如有知單公啟，兄弟一定預名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本要借重。」又閑談了一回，彼此別去。

自從這天起，申義甫便拿紅紙另寫了一張「勸捐山西急賑總局」的條子貼在門口。王慕善便不時的到他家裡鬼混。過了三天，捐冊石印好了，下一排末了一個果然刻著王慕善的名字。王慕善看了，心上著實得意。所有捐冊，除送報館代為隨報分送外，但止王慕善一個人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張。每到一處，開口三句話不離本行，立刻從懷裡掏出捐冊來送給人看，又指著末一個名字，說道：「這就是兄弟，現在也在這裡頭幫忙。諸公如要賑濟，不妨交給兄弟，同送到局裡都是一樣的。再者兄弟是初進去，等兄弟名下多捐幾個，也替兄弟撐撐面子。」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有些抹不下臉的，不免都得應酬他幾塊，然而大注捐款一注沒有。捐了三天，捐冊送掉三百多份，只捐得一百八十幾塊洋錢，都是些零星碎戶。王慕善便有些懶惰起來。及至回到局裡一問，才曉得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門，坐在家裡已經捐了人家十幾萬了。王慕善才曉得這勸捐一事，竟同做官一樣，非有資格不可。

正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過了幾天，便是閻二先生替他老太太預祝的日子。到了幾天頭裡，先把張園大洋房定下，隔夜帶了家人前去鋪設一新。又定了一班髦兒戲，發了一張知單，總共請了三百多客，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。到了次日，閻二先生一早起來，穿了袍褂，坐了馬車，趕到張園。又把自己妾生的一個兒子帶了來。這個兒子才有九歲，也扎扮著，穿著小袍套小靴帽，戴著五品頂子。說今天來的客多，好叫他幫著回拜。此外帳房家人，一共去了十來個。

髦兒戲：清同治、光緒年間，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、由青少年女演員演出的戲班，大多唱京戲、昆劇。

閻二先生是七點鐘到的張園。八點鐘頭一位客到，乃是這裡有名的一位道台，叫做「磕頭道台」。這人年紀也有四十來歲了。據他自己說，他這個道台也捐了二十來年了，指省湖北一直沒有當過差使。公館住在上海。專候人家有喜慶等事，他便穿著衣帽前來擺闊，無論這家同他有無來往，只要是場面上的人，被他曉得了，到了這一天，一定是他頭一個戴著大紅頂子前來磕頭的。後來大家看熟了，就送他這們一個美號，叫做「磕頭道台」。人家見磕頭道台無處不磕頭，就有些不認得的人，偶遇家中有事，亦就發付帖子給他，等他來磕頭。這位磕頭道台吃量又好，每到一個人家，總要等到開過席吃過中飯才走，有時候並且連晚飯都吃了去。人家有事，人來客往，總得有人陪客。別位大人先生，就是發帖子請他光陪，來雖來，不過同點卯應名一般，一來就走，而且還有拿架子不來的；獨有這位磕頭道台，他一到之後，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，一直忙碌到走，不消主人費心的。因此各家有事都要請他。

且說這天磕頭道台到了大洋房裡，拜過壽堂，見過主人，讓坐奉茶。此時為時尚早，大洋房內空落落的一個客沒有。主人閻二

先生因這位磕頭道台沒有什麼談頭，便把兒子喚過來，叫他替老伯請安。磕頭道台一見，先問幾歲，讀什麼書。閻二先生一一回答過。磕頭道台又見他戴著頂子，便問：「世兄貴班？」閻二先生道：「還是前年四川水災賑捐案內買的捐票捐的一個同知職銜。小孩子年紀小，等他大些再替他弄實官。」磕頭道台道：「現在捐票什麼折頭？兄弟想請一個三代一品封典。」閻二先生道：「有有有。某翁是自己人，我老實說。若是別人，就是出了錢我也不同他講的。某翁要辦這件事，姑且再等一兩個月。這回山西義賑，極少要捐七八十萬。有些捐整千整萬的人，他們各人會替自己請獎，或者移獎子弟，我們想不到他的好處；就是請獎之外，有點盈餘，也為數有限。其次，當鋪錢業雖然由各府各縣傳諭各幫首董勒令派捐，將來他們這些捐票仍舊要出賣與人，希冀撈回兩個。這種捐票都跟著大行大市走的，我們也占不到便宜。要拾便宜倒在零碎捐款上頭。人家捐了一百、八十，十塊、八塊，誰還想什麼好處。然而積少成多，這便是經手人的沾光。譬如有一百萬銀子的捐款，照例請獎，人所共知的也不過十萬、二十萬，其餘的都要等到湊齊整數。將要奏報出去的時候，那一省的事就由那一省的督、撫同我們商量好了，定個折扣賣給人家，仍舊可以請獎。人家樂得便宜，誰不來買。而且這筆實買多半還是我們經手。」磕頭道台道：「如此一來，就是打個六折、七折賣給人家，豈不是一百萬銀子的捐款又多出六七十萬嗎？倒可以救人不少！」閻二先生道：「你這人好呆！再拿這銀子去賑濟，我們一年辛苦到頭，為的什麼。果然如此，我為什麼不叫你買捐票，倒叫你等兩天呢？叫你等兩天就有便宜給你。不過這裡頭也不是我兄弟一人之事。現在山西急等賑濟，靠你觀察的面子，只要能夠經手募捐萬把銀子，於照例請獎之外，兄弟並且可以在別人名下想個法子再送你一個保舉；不要說是一個三代一品封典，別的官還可以得好幾個哩。」磕頭道台聽了，著實心動。不過要他募捐一萬銀子，尚待躊躇。

正談論間，客人也陸陸續續的來了，於是打住話頭。後來客人漸漸的多了，主人便吩咐開席。磕頭道台搶著代做主人，讓人喝酒。自從冷盤盤子吃起，以至吃到後四道，一直沒有住嘴。末了上了一碗紅燒蹄子，他先讓眾人吃。眾人都說：「謝謝，實在吃不下了。」他見眾人不吃，便拿筷子橫著一卷，一張蹄子的皮統通被他卷來，放在飯碗上。只見他拿筷子把蹄子一塊一塊夾碎，有一寸見方大小，和在飯裡，不上一刻工夫，狼吞虎咽，居然吃個精光。依他肚皮，還沒有吃飽，因見眾人都停了筷子，他亦只好罷休。這桌席散，齊巧有後來的客，多開一席。他又搶著代東，吃過第二頓方才吃飽。抹過臉，又著實替主人張羅了一回，看了一回堂戲，後來見客人都已散完，他才走的。

且說閻二先生等老太太生日做過，停了一日，出門謝過客，便預備起身。他說出去放賑是穿不得皮袍子的，山西天冷，叫家裡人替他做了一身絲棉襖褲穿在裡頭，將來外面就是單件破棉袍子也很夠了。因為要做大善士，面子上不能不裝做十二分儉朴。銀子可以由匯兌莊匯去，棉襖棉褲不能不自己帶去。好在沿途都有地方官派人照料。大善士是前去救人的，皇上還要另眼看待，不要說是一個小小州縣。一個不好，只要大善士一封信給撫台，立刻拿他撤任，就是參官亦容易。因此上，誰敢不來巴結他！諸事停當，便帶了師爺、二爺一塊兒上了火輪船，取道京、津，徑往山西。在路行走非止一日，他到那裡，沿途都打電報給山西撫台；好在大善士打電報是不花錢的。

有天到了山西境界。山西撫台預先有滾單下來給沿途州、縣，說是南方大善士閻某人帶了銀子，還有棉襖棉褲前來賑濟，是救我們山西百姓來的，我們地方上不好不盡地主之誼，一路之上都要好好派人招呼。那些州、縣接到本省上司公事，有什麼不盡心的。打尖住宿，一齊都預備公館。有些還張燈結彩，地方官自己出來迎接，大善士到店之後，還送魚翅酒席。閻二先生要做出清正的樣子，一到店忙叫店家把燈彩一齊撤去，人家送來的酒席，一概不收。問店裡伙計要一碗開水，把帶來的饅頭泡上兩個，吃了充飢；同人家說：「我們有乾糧吃，還算過的天堂日子。將來走到太原那邊，赤地千里，寸穀不收，草根樹皮都沒得吃，餓得吃人肉，那日子才不是人過的哩！」說到這裡，恨不得就哭出來，說道：「我想到那些遭難人的苦楚，我連乾糧都吃不下了！」人家看了他這個樣子，都拿他十分敬重，齊說：「這才真正是好人哩！」這個風聲一出，下站辦差的便不敢替他張燈結彩送酒席了。誰知他見人家辦差草率，便道人家有心怠慢他，說：「我費了千辛萬苦，帶了銀子來到你們山西地方放賑，原來替你們地方上救百姓的，怎麼連點供應都沒有？吃的東西亦不預備？還是瞧不起我們拿我們不當人呢？還是多嫌我們不要我們來放賑？既然多嫌我們不要我們來放賑，我立刻寫封信給撫台，等我們回去就是了。」地方官一見大善士生了氣，那還了得！早嚇得屁滾尿流。自己當面求情求不下，又托了紳士出來挽留，才算答應的。等到地方官趕把酒席做好送來，他又說不要了，又道：「我不是爭他這點東西，為的是場面上下不去。況且我們辦善舉的人，自有乾糧充飢，是從來不受人家酒席的。」決計不收，一定叫來人抬回去。地方官拿他無可如何，只得忍氣吞聲而止。有些州、縣還有意巴結大善士，連大善士的師爺、二爺都得好處，托他在大善士跟前吹噓，將來大善士到省，好在撫、藩跟前替他說好話，調好缺。因此，這一路上，大善士甚有威風。

一日到了太原地界。這太原一府正是被災頂重的地方。大善士見機，曉得善門難開；倘若再像從前耀武揚威，被鄉下那些人瞧見，一擁而前，那時節，連他的肉都被人家吃掉還不夠。於是吩咐手下人，分做三四起，一齊扮做逃荒的樣子，都不坐車，走了十幾里。等到進了城，見了本城地方官，然後再聲張起來，說是南邊閻大善士到了。撫台得了信，不等他來拜，先自己去拜他，說了多少仰慕感激的話，一口一聲「閻老先生」，又面諭首府、縣好生款待，好生招呼。閻二先生的官階雖然只有個知州，然而這一回乃是賑濟而來，便擺出他大善士的架子，連撫台亦不放在眼裡，竟稱撫台為某翁，自己稱兄弟。齊巧這位撫台乃是最講究這些過節的，現在為著要銀子賑濟，不能不仰仗於他，雖然奈何他不得，心上卻實在不高興，面子上依舊竭力敷衍。

閻二先生頭天到得太原，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眾帶了錢米，分往各處，稽查戶口，核實散放；自己也穿了極破的衣服跟在裡頭做事。列位要曉得：這些做大善士的人，一年到頭，捐了人家多少銀錢，自己吃辛吃苦，畢竟那被災戶口也著實沾光；若無此輩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，有了此輩到底救活性命不少。此乃做書人持平之論；若是一概抹殺，便不成為怨道了。但是辦捐的人能夠清白乃心，實事求是，不於此中想好處的雖然也有；至於像這回書上所說的各節，卻亦不能全免。既然有了這種人這等事，做書的人拿他描畫出來，也不算得刻薄了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閻二先生在太原足足放了兩個多月的賑，又辦了些善後事宜，功德做了不少，銀子卻也用去不少。不但山西百姓頌聲載道，就是山西官員，從巡撫以下，也沒有一個不感激他的。他到此更覺揚揚得意，目中無人。又他生平為人度量極小，天底下人，除他之外，沒有一個好的。反省之後，見了撫台，便把他放賑所到的地方那些府、廳、州、縣，某人如何不好，某人如何不好，一半公怨，一半私仇，竟說的沒有一個好人。撫台聽了，當時亦著實生氣，吩咐藩台把情節較重的撤參了幾個。

畢竟他的架子太大了，不滿意於人的地方很多。起先是他到撫台面前說人不好，後來漸漸的有人到撫台面前說他不好。人眾我寡，一張嘴如何說得過眾人。撫台想起他的前情，見了人那副傲慢樣子，心上很不舒服他。因此便將計就計，上了一個折子，上敘：

「山西吏治，早已壞到極處。現當大旱之後，戶口凋殘，元氣一時難以驟復；非得關心民瘼之員，竭力撫循，不足以資補救。茲查有南中義紳、分省補用知州閻某人，此次由上海捐集巨款，來晉賑濟，急公好義，已堪嘉尚。自到太原後，臣屢次接見，見其才識宏通，性情朴實；每至一處放賑，往往惡衣菲食，與養同甘苦，奔馳於炎天烈日之中，實屬堅忍耐勞，難能可貴。及試以他事，尤復剛毅果敢，不避嫌怨，實為當今不可多得之員。伏乞俯念晉省需才，允留該員在晉差遣委用之處，出自逾格鴻慈」各等語。折子上去，朝廷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

有天批折回來，撫台也不聲張，袖了折子前去拜他。見面之後，又著實拿他抬舉，慢慢露出借重之意。閻二先生聽了，只當是撫台敷衍他的話，不免拿腔做勢，添了許多自抬身價的話，說甚麼「現在山東，直隸都等著我去放賑，我顧了你們便顧不了別處。現在除非有上諭留我在貴省幫忙，那是無可如何之事。除此以外，無論是誰都留我不住。」撫台到此方微微的一笑，從袖筒裡取出批折，送到他的面前。此時也不稱他為閻老先生，但說得一句道：「現在有上諭在此，老兄請看。」閻二先生一聽大驚，趕忙接在後中看時，只見前是山西撫台的折子保舉他，留他在山西的派話；後面一行奉旨，是「閻某人著交某人差遣委用」十幾個字。閻

二先生看到這裡，一時又驚又喜，兩手拿著折子放不下來。驚的是：他在我面前，從未提過一聲，憑空的一個折子竟其把我留下。喜的是：我本是一個沒有省分的人，現在忽然歸了特旨班，即日就可補缺。因此心上忐忑不定。但是既經留在山西，同撫台便是堂屬體制，不能再照前番稱呼。一旦要我恭順起來，並非心有不甘，實在面子上一時放不下去。前日是並起並坐，今日是「大人、卑職」，未免叫不出口，難以為情。仔細思量，躊躇不決。既而一想：「他既然能夠曉得我的好處，保舉我，他便是我的知己。古人云：『感恩知己。』我既感他的恩，就是叫聲大人，有何不可。」主意打定，於是放下折子，慌忙離座，恭恭敬敬朝撫台磕了個頭。磕頭之後，接著請了一個安，說了聲「卑職蒙大人提拔，謝大人栽培。卑職情願伺候大人，替大人效力」。撫台仍舊照前同他客氣：每逢稟見，無不立請，見了面總是灌米湯。有些實缺道、府都趕他不上。他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撫台從沒道過一個「不」字，因而官場上有些黑點的反去趨奉他，巴結他。他起初同人家還客氣，到得後來，也就「居之不疑」了。

又過了些時，他帶來的銀錢已漸漸放完，因為要在撫台面前討好，又打電報到上海匯了十幾萬來。起先銀子都歸他一人經手，除掉放賑之外，並無別用。自從改歸山西差遣之後，上海二批匯來的錢，撫台漸漸也要干預；有時並借辦理善後為名，向他支付。他礙於撫台情面，不敢不付。十幾萬銀子，經不得幾回也就完了。銀子用完再打電報到上海；人家曉得他已經做了山西的官，而且銀子已用掉不少，大約可以無須再行接濟，以後的錢便來得不像前頭容易了。

他此時正在熱頭上，為了一件甚麼事到撫台面前說首府不好。撫台馬上把首府撤任，就同藩台商量，派閻某人署理。藩台說：「閻某人乃是知州班次，署理知府，未免銜缺不甚相當。」撫台把臉一板，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拘什麼資格嗎？我從前保舉他，留他在山西，就想要重用他的。現在朝廷尚且破格用人，你我豈可拘守成例！」藩台被撫台駁得無話可說，只得諾諾稱「是」。回到衙門裡，立刻挂牌；然而為他碰了撫台一個釘子，心上總不高興。第二天閻二先生上去謝委，獨獨藩台沒有見他。

撫台又立逼催他接印。恰巧前任這幾個月碰著天旱，一無進款，賠的也苦極了，也樂得收交卸一天早輕快一天，閻二先生擇定第三天接印。他老先生向來是儉朴慣的，上任的那一天，坐了一乘破轎子，名為四轎。其實只有兩個轎夫，一把紅傘，一面鑼，喝道的亦止有一個。問問那些人那裡去，回稱：「都餓跑了。」閻二先生不便挑剔。等到拜過印，升堂點卯，六房書吏只有三個人，差役亦只有五六個。點卯應名都是一個人輪流上來好幾趟。及至看他們穿的衣裳，都同叫化子一樣。閻二先生手裡早捏著一把汗，曉得荒年沒有收成，這個缺萬無生發；只得將機就計，做個清官，還好蒙騙上司的耳目。等到接印之後，一連十幾日，下屬應送的到任規，一處沒有，而且弄得是政簡刑清，案無留牘，連下屬申詳的案件，半個月來，亦是一樁沒有。並不是德化感人，實因太原一府的百姓都已死淨逃光，所以接印以來，竟無一事可做。

他這時仍舊總辦放賑事務。看看秋盡冬來，北方天氣寒冷，未交十月，已下得一場大雪。上海一連去了幾個電報，不見有銀子匯來，心中正在愁悶，一日端坐衙中，忽然接到撫台一個札子，折閱之下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！要知所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